

高晓声散文自选集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高晓声散文自选集/高晓声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98. 11

ISBN 7-5063-1523-8

I. 高… II. 高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 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29433 号

高晓声散文自选集

作者: 高晓声

责任编辑: 朱珩青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版式设计: 英子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清华大学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190 千

印张: 8.25

插页: 2

印数: 001-3000

版次: 199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523-8/I·1511

定价: 11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摆渡（代序）	（1）
我最熟悉的地方	（3）
走向世界第一步	（5）
从小捉鱼放牛始	（8）
喧闹的沟梢	（11）
鱼群闹草塘	（14）
静静的蒲沟	（17）
鲫鱼篇	（20）
黑鱼篇	（23）
将军性格	（26）
昆仲篇	（29）
阴死鬼小传	（32）
痴 孵	（35）
鲢鳊篇	（38）
“狼外婆”	（41）
黄鳍命	（44）
乌龟及其硬甲	（47）

甲鱼精	(50)
螃蟹篇	(53)
虾	(57)
钩钩篇	(60)
茫茫飞	(65)
土结疙瘩	(67)
野鸭篇	(69)
青 蒲	(72)
消暑说瓜	(76)
家贫读书难	(82)
糊涂岁月	(86)
总是无缘	(89)
刃的怀念	(92)
趣味无穷	(100)
一路挥霍	(103)
劫掠一空	(107)
面对垃圾	(110)
再说面对垃圾	(114)
莫爱污染	(117)
关于重新安排山河	(121)
壶边天下	(124)
烟囱世界	(134)
吹菌记	(145)
寂 寞	(152)
灵璧觅石记	(159)
江心洲——一个现代的童话	(166)
落难欧洲	(175)

再访明月湾·····	(182)
瞎子阿炳一百岁·····	(189)
三个菩萨·····	(192)
口齿留香·····	(196)
朋友种种·····	(200)
那边半本戏·····	(203)
最是颠倒马屁场·····	(206)
钱往哪儿跑·····	(209)
拒 听·····	(213)
无字碑·····	(217)
放肆的怪物·····	(220)
高速滋味·····	(223)
觅五台·····	(228)
远方的亮点儿·····	(231)
赶 海·····	(234)
鸿 沟·····	(238)
峨嵋山下历险记·····	(244)
寻找美国农民·····	(249)
船艄梦（代后记）·····	(255)

摆 渡（代序）

有四个人到了渡口，要到彼岸去。

这四个人：一个是有钱的，一个是大力士，一个是有权的，一个是作家。他们都要求渡河。

摆渡人说：“你们每一个人，都要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分一点给我，我就摆。谁不给，我就不摆。”

有钱人给了点钱，上了船。

大力士举举拳头说：“你吃得消这个吗？”也上了船。

有权的人说：“你摆我过河以后，就别干这苦活了，跟我去做一点干净省力的事儿吧。”摆渡人听了高兴，扶他上了船。

最后轮到作家开口了。作家说：“我最宝贵的，就是写作。不过一时也写不出来。我唱个歌儿你听听吧。”

摆渡人说：“歌儿我也会唱，谁要听你的！你如实在没有什么，唱一个也可以。唱得好，就让你过去。”

作家就唱了一个。

摆渡人听了，摇摇头说：“你唱的算什么，还没有他（指

有权的)说的好听。”说罢，不让作家上船，篙子一点，船就离了岸。

这时暮色已浓，作家又饿又冷，想着对岸家中，妻儿还在等他回去想办法买米烧夜饭吃，他一阵心酸，不禁仰天叹道：“我平生没有作过孽，为什么就没有路走了呢？”

摆渡人一听，又把船靠岸，说：“你一声叹，比刚才唱的好听，你把你最宝贵的东西——真情实意分给了我。请上船吧！”

作家过了河，心里哈哈笑。他觉得摆渡人说得真好，作家没有真情实意，是应该无路可走的。

到了第二天，作家想起摆渡人已跟那有权的走掉，没有人摆渡了，那怎么行呢？于是他就自动去做摆渡人。从此改了行。

作家摆渡，不受惑于财富，不屈从于权力；他以真情实意享渡客，并愿渡客以真情实意报之。

过了一阵之后，作家又觉得自己并未改行，原来创作同摆渡一样，目的都是把人渡到前面的彼岸去。

我最熟悉的地方

古运河从瓜州过长江南下，经镇江后迤逦东南，百数十里便到常州西门。于此分成两支：主流绕城南奔无锡，称南塘河；支流落北朝东，横卧在长江南岸、沪宁铁路以北一块狭长的平原上，称北塘河。这河床的北岸，每隔几里便有小河直通长江，江里涨潮，潮水便从小河里灌进北塘河，落潮又退走，所以河水终年都是浑浊的。河床的南岸，每隔几里，也总会有沟浜出现，这些沟浜向岸南的平原伸进去，就像挺进的军队碰到了敌人顽强的阻挡，很少有一往直前的时候，因此河面或狭或宽，或迂回曲折，分流频繁，大沟浜分出小沟浜，小沟浜再分出小小沟浜……想像当年“鏖战”，有摆开架势打硬仗的阵地战，有迂回包抄的围歼战，有尖刀般直插敌阵的掏心战，……一旦得手，便乘胜前进，分头追击，去占领尽可能多的地盘，使这块土地，到处留下它们深刻的痕迹。形成了像人身血管一样大小小小密密匝匝的河网系统。

北塘河出常州三十里，到郑陆桥，这就是我的家乡了。郑

陆桥是一个市镇，一条街沿北塘河筑成，街东稍有条通江的小河，叫芦蒲江。针对芦蒲江口，北塘河南岸有一个大沟浜，叫草塘浜。草塘浜虽然纵深不过二十里，但曲曲弯弯，分支的沟浜七横八叉，据说有七十二条，像迷魂阵一般。外地来的船，闯进去了就摸不出来。路也极难认，往往走到尽头竟是河。有一次日本鬼子兵就因此被游击队困住消灭掉。涨潮起来，长江水就杀向芦蒲江。鱼龙虾蟹与黄沙泥土一齐争先如万马奔腾，抢出北塘河时，那股力量几乎把北塘河水截断，排山倒海冲进了草塘浜。杂质就在浜里沉淀，水往里越清澈。鱼类欣欣然以为抢到了安乐地盘，就在这里安家落户，不肯离开了。所以，草塘浜是个聚鱼的地方。无需人工放养，天然就是鱼库。靠它过日子的渔民村村都有，业余渔民就太普遍了。鱼虾却尽够你捉。所以都吹牛说，草塘浜里一天出一只金元宝。好繁富好繁富啊！

我出生的村庄，叫董墅。进草塘浜两里路，有一条阔而短的叉浜向西伸，叫芳泉浜。一共不过半里长，船划到芳泉浜的沟梢，上岸就是我的家门口。这是因为离草塘浜口子较近，鱼群进来后都会在这里经过；加上董墅是个大村庄，几百号人都上芳泉浜梢的码头淘米洗菜，水质极富营养，鱼群便往往留恋不肯走。虽然知道这儿的人并非善类，并不吃素；且眼看着同伴日有牺牲的，但总抱着侥幸心，以为轮不到自己。有几条能听到枯鱼过河的哭声和忠告呢？那哭声也未见得多伤心，等真正经历了刀割油煎以后，倒又哭不出来了。老话说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此地有得吃，自然值得冒一冒险。那胆大的亡命之徒，再险也不当一回事，竟常有投进正在淘米的笕箕里来。

我们因此很舒服，只要有会，就会夸耀说，“亲戚朋友来了，要下酒菜真便当，架起网上河去，叫老婆烧红了锅子等着，保你马上有鱼来。”真有关云长“立斩华雄酒未寒”的气魄。

走向世界第一步

水乡的孩子们，也还只是孩子；只晓得水可爱，不晓得水无情。常叫做父母的多担一重忧愁。照应不周到，往往就发生不幸的事。芳泉浜虽然水好鱼多，却夺走了不少孩子的生命。我八岁那年，六岁的弟弟云生落水而歿，过几年又丢了一个叔弟铜生。另一个叔弟的命大，他七岁的时候我十五，夏天有个中午，我撑了一小船青草从浜外回到芳泉浜梢，看见他和另外两个同龄伴在码头上弄水，两手扶着石头，双脚在河里移动，大半身已没在水里。这时成年人都午睡了，我就想：“这些孩子倘若脚一滑跌进深处，就完了。”刚想着，我那叔弟就没顶了，另外两个，只顾玩自己的，竟全未察觉。我真是好运，轻易便救得了一条性命。

孩子们前仆后继、“英勇牺牲”的历史事实，使做父母的都晓得最妥当的办法是赶快教会孩子游泳。学会了不但安全，也是生活多方面的需要。“北人骑马，南人乘船”乃是地理环境造成的。水乡的交通和运载工具，舍船而外，难得其他。而

且无可替代，例如家在河西，田在河东，河上无桥，有车也不用武之地。

我们村上，差不多家家都有一只小木船，最大能载八、九百斤，最小只二、三百斤。头梢狭窄，中段稍宽，全长不过七到九尺，船底浑圆，极其灵活，平时都系在河边，稍起波澜，便摇摆不定。果真是身轻如燕，弱不禁风。不会游泳或没有习惯坐这种船的人，一脚踏上去，马上像鞋底生出了轮盘，滚得直不起腰，弄不清如何才掌握得住重心，只好俯伏下来，双手握牢左右船舷，才不致吓掉魂魄。如果不服，硬要自以为了不起，挺胸凸肚当英雄好汉，就难免一个鹁子翻身，水中捞月去也。家乡人把这叫做“下馄饨”。有时候连船也翻身，把落水者罩在下面，那倒又像是裹馄饨了。

孩子们如果不学会游泳，父母就不敢让他们学划船。所以，游泳是孩子们走向世界的第一步，你能不让他们学会游泳吗？好，他们就永远躺在摇篮里长不大，怎么办？孩子们最欢喜学的，恐怕就算游泳了，最肯学，最积极，总是很快就学会。我就是这样，九岁那年夏天，老天爷刚开始给河水加温，我下了河。花一个下午就学会了，像学自行车一样容易。但从此以后，便给父母惹起另一种麻烦，我和我的伙伴像着迷一样爱河里的生活。人不是猴子变来的吗？猴子不是鱼变来的吗？我们简直就变成了鱼，即使晚上仍旧躺在破被絮叠成的被窝里，我们做的也决不是岸上的梦。说老实话那时候我们最最爱我们的爸爸和妈妈了，因为我们连什么叫异性全不懂，可是爸爸妈妈为什么不也和我们一样下河来呢？怕什么！下来吧！光骂有什么用！光提了根青竹棒能吓唬谁！现在只有鱼叉能对付我们，你抡得吗？况且那叉柄也太短，放脱手叉可得有真功夫才行呢！

我们好自在。早在三月三，迟到三月半，再不下河去，就不算英雄汉。熬过了清明、谷雨，喜迎来立夏、小满；芒种、夏至，已自潇洒；小暑大暑，爸妈谁管？交了立秋，天热如虎；处暑处暑、热煞老鼠；白露不露身，吓吓老年人；秋分最惬意，寒暖总称心……一年四季，我有七、八个月在河里，从早到夜，难得耽搁在岸上。我总是脸孔洗得刷刷白，眼睛通红，嘴唇紫休休，谁见了都说我漂亮。我爹娘因此常常奖赏我，夜里趁我睡着了给赏钱：给一点问一句、给一点问一句，都问的是：“看你还游不游！看你还游不游！”

游！往时是赤条条下去的，替爹妈省下短裤来不见好，而今屁股露出来条条块块难看，那就穿了裤子下去！

要说我不是一条鱼，也算一条鱼。

从小捉鱼放牛始

我家乡的那些河浜，留给我的印象，确是绝顶的美丽。

长江里那些浑浊的水，从芦蒲江冲进草塘浜后，已经精疲力竭，不胜负荷；马上放慢脚步，卸除一身污垢。流过百十丈，水质就清白了。即使初一、十五汛头上，浊水也难得闯过芳泉浜口。所以，几十里弯弯曲曲、大浜套小浜，七横八叉的草塘浜，通常总是清澈透明的。一丛丛茂密的水草，连毛须都清晰可辨；枝枝叶叶，舒展轻扬，画不出那风流得意形状！鱼虾藏身其间，犹如鸟在丛林，虎伏深山，寂静中有大活泼在。大船小船经过，或桨或橹，艄公不紧不慢地一桨一橹推扳；又像用劲，又像玩耍；悠悠荡荡，晃动一河碧水，青天白云，一起摇曳。岸上的人不经意，乍见还以为地在动，怎么自己脚步就不稳了？

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。”孔老二这么说。其实浊水洗脚，也难说就洗得干净；不过没有清水，不得不将就着点。长久洗下去，就怕把黄种人的

脚洗得更加黄。还是清水好。长江里的螃蟹，壳和绒毛都带黄色，看上去脏兮兮；到草塘浜来住了一阵，就洗得干干净净；肚皮白亮壳铁青，味道比原来鲜灵；价钱都高出一等。我的一位堂姐夫，嘴巴的灵敏度特高，烧熟的虾，到口便能辨出是清水虾还是混水虾，十九不错。用草塘浜里的水灌溉种出来的大米，润熟如珠、吃口软糯，算得正宗常锡白粳。换了混水，嚼着就僵硬不舒服了。

草塘浜得名，就因为浜里有大片大片低洼的土地，种稻麦受淹；只能任其自然，长青草或芦苇。土地都有主，有的主人财力足些，就会进行改造。改造的方法，是挖土垒田。比如两旁挖沟四五尺宽，将挖出的土垒在中间一丈宽的地方，垫高成埂，达到历年发水的水平线以上，一般不至淹没，便可种旱作物如大豆、山芋、小麦、花生之类。挖成了的沟渠，长年在水平以下，便种上青蒲，号称蒲沟（成熟的青蒲，是重要的包装材料，有过辉煌的历史）。暮春三月，塘里的青草，芦尖，沟里的嫩蒲，都长得有尺把来高，一片价青翠嫩绿，被一汪一汪的碧水环绕映衬，能把人看呆了，大气都不敢出。仿佛这地球变透明了似的。

从我们村划船一出芳泉浜，就是这么一大片草塘横卧在眼门前。

我同鱼虾打交道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大概是九岁十岁那么个年纪吧，日本鬼子打进来了，连上学的地方都没有；我因此荣幸地担任了牧童。每年三月以后，水温高些了，我辈就把自家的水牛（极少有养黄牛的）引去草塘里放牧。草塘一般禁割禁牧，但也划出公地来满足牲畜口粮的需要。这些草塘四周是河，我们是站在牛背上牵住牛绳过河的。水牛会游泳，游的时候身子都淹没在水里，只一个头昂出水面。站在它背上挺有

刺激性，胆小些的总不敢。过了河，大家快活，水牛自顾吃草，我们自顾玩耍，都彻底解放。

水牛从河里爬上草塘去，总拣容易的地方爬。次数多了，那块地方就塌进河去。草塘边沿上，就出现几个伸入塘去的沟沟，又小又浅。我们最爱玩的，就是挖些烂泥把沟口堵住，然后在小沟里捕捞。捉到几条小鱼、几只小虾，便非常非常的满足。浑身泥拌萝卜，衣裳裤子全像牛屁股里拔出来的一样，全不在乎。

喧闹的沟梢

清水河的美丽，细细品味，其实全靠两岸的景物。摄影家聪明绝顶，喜欢拍景物在水里的倒影。他们显然发现倒影比实景更加漂亮；因为清水不仅像玻璃一样反光，而且滋润得物象新鲜生动。河水的色泽，也是被地面的色彩决定的，春天的青翠，夏天的碧绿，秋天的淡黄和冬天的素净，都是地面植物在不同季节变换色素的映现。最动人的是下了雪，大地一片白，反衬得河水墨黑，像一落千丈般跌得深深。真没见过有谁能这样画出来。

冬天的河水总比较浅，一是雨少，二是农历八月以后，很少再有潮水来。逢春以后，虽说“春雨贵似油”，但也有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的话。雨多少要下一点，河水多少要满一点，即所谓“春二三月桃花水”是也。这时候一碰上闷热天气，芳泉浜就热闹起来了，闹得最凶的是鲤鱼，它们虽然不似春猫般杀猪样叫，却像摩托车闯街般隆隆吓人。它们的交欢，不是成双作对，却是五、六……成群，声势浩大，动作迅捷，一拥而

上，一哄而散，完全彻底是流氓行为。是雄流氓？是雌流氓？抑雌雄一起是流氓？不得而知。

临近黄梅季节，江潮渐大，河水渐涨，开始有新户口迁进草塘浜来。芳泉浜沟梢淘米洗菜的码头附近，便不断有轰隆大声发自河心。这是刚来的黄鲩。黄鲩形如机梭，细鳞白肉，干净利索，全身无一点拖泥带水多余物，一眼看去极为俊俏；但腰背坚实，极显剽悍，尖嘴红眼，凶相毕露，犹如空中猛禽。黄鲩长到半斤，便称王道霸，窜跳闹水，抢入鱼群，擒到便吃。三斤重的黄鲩，跃腾便如巨石落水，码头附近食料丰富，鳊鲫群集，轻鲦如去，黄鲩便如饿鬼找到了米囤，再也不肯走。一条沟梢，如果有了三条黄鲩，天天就像过节一般，鞭炮声不绝于耳。

黄鲩抢食，迅猛异常，轰隆场中，鱼群惊惶，如箭一样四散逃窜，想那样子，极像空中放焰火。它向鱼群猛扑过去的时候，也会失误，一头撞在岸石上昏死，被运气好的人拾回去做了下酒菜。有时穷凶极恶，把弱小者都逼到岸滩上了，它居然也跳上岸去抢，丢了自己的性命。

黄鲩的嘴尖利，只要闭拢了，即使陷入网里，也能破网而出。有一年梅季大水，青草塘田全淹没了，塘中、田里、河面一片汪洋，有大黄鲩肆虐，如猛虎出山。几条渔船重重布网，十面埋伏，然后飞舟驱鱼。黄鲩惊动了，直射如流星。虽身陷重围，仍破关斩将，一边穿破二十一条丝网，终被第二十二条裹住：只是因为张开嘴巴呼吸的缘故。

这条黄鲩，也不过二十九斤。

一九三九年夏天，家乡大旱，最终连浅处的河底都晒得龟裂。在水浅的时候，乡邻们成群结队，下河罩鱼。一条黄鲩已在罩里了，罩主习惯地把身子伏下去，堵住罩口，防鱼跳出。